冊一

凡十六

三國志

CJ

丞豈妄論三史以為史記當比嘉平
狂壽考則弱矣上惟文質彬彬
于中行其弊固漢書手范書
氣放辭贍雖未能上躋馬遷雖
而狂之徒也係史未能徧閱不敢妄
議也有讀書識真著書而出要言
為之序 癸卯三月十七日燈下

漢敵帝初平元年庚辰建安二十四年己巳共三十年
魏文帝黃初元年庚子至陳留王咸熙二年乙酉共四十五年
蜀先主章武元年即魏黃初二年辛未陳留王景元
四年癸未 魏滅之共四十三年
吳主孫權黃武元年 魏黃初三年壬寅 晉武帝太康
元年庚申 晉滅之共五十九年
又漢靈帝建寧元年至四年熹平元年至六年
光和元年至六年 光和年号始見本志又中平元年
至六年
又山陽公退位後十四年年五十四始薨陳留王年二十

禪晉年五十八至晉太安元年薨 晉惠帝即位
元康九年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玅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揔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處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

元嘉作二字

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厲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上

魏書 陳壽作三國志以魏爲正統實千古不易之法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卷第一 武帝操 漢獻帝初平元年至四年 興平元年至三年 建安元年至二十五年

卷第二 文帝丕 建安二十五年改爲延康元年 魏受禪 改爲黃初元年至七年

卷第三 明帝叡 太和之年至六年 青龍元年至四年 景初元年至三年

卷第四 三少帝 齊王芳 正始之年至九年 嘉平之年至六年 高貴鄉公髦 正元元年 陳留王奐 景元元年至四年 咸熙元年

卷第五 后妃 高陵 平陽陵 高平陵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

卷第六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劉表

卷第七

袁術　呂布　臧洪 陳容　張邈 陳登

卷第八

公孫瓚　張揚　陶謙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文昭甄皇后　明悼毛皇后

張燕　張魯　張繡

卷第九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曹仁 弟純　曹休 子肇　夏侯淵　曹洪　曹眞 子爽　弟義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惇合為一傳以操為夏侯也不言所出而所出了然此史法之妙也

卷第十

夏侯尚 子玄　荀彧 子惲　孫虨　霙　荀攸　賈詡

卷第十一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卷第十二卷
邴原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臻 焦先
崔琰 妻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奔　何夔
邢顒　鮑勛
卷第十三卷
司馬芝
鍾繇 子毓　華歆
卷第十四卷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隗禧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卷第十五卷
蔣濟　劉放 孫資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卷第十六卷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卷第十七卷
倉慈

又一人非後漢書人中乃晉元之文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卷第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卷第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邵哀王冲
相殤王鑠　燕王宇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袞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濟陽懷王玹　趙王幹
范陽閔王矩　楚王彪
臨邑殤公子上　穀城殤公子乘
剛殤公子勤　靈殤公子京
郿戴公子整　廣宗殤公子棘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東平靈王徽　北海悼王綏
贊哀王協　東海定王霖
東武陽懷王鑒　邯鄲哀王邕
元城哀王禮　廣平哀王儼
清河悼王貢

卷第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丁廙 楊修 漢 荀緯 應瑒 劉禎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楊訓 應璩 應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傅嘏
孫該 夏侯惠 杜摯

卷第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群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卷第二十三卷

盧毓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卷第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卷第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棧潛

卷第二十六卷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卷第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卷第二十八卷

王淩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卷第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朱建平

卷第三十卷

管輅

烏丸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鮮卑　初六日畢

蜀書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卷第一卷 二牧

劉焉

卷第二卷

劉璋

先主備 建安十三年彼曹操赤壁十九年有四月夏四月方殺改年為章武凡三年

卷第三卷 明年夏四月方殺改年為章武凡三年

後主禪 建興元年至二十年明年改元景耀凡四年

卷第四卷 二主妃子 六年四月之時魏景元四年

先主甘后

後主敬哀后

先主子永

後主太子璿

卷第五卷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惠陵

建興十二年葛侯卒

卷第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卷第三十七卷
龐統○ 法正○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卷第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 黃皓 呂乂

卷第四十卷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卷第四十一卷
霍峻子弋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卷第四十二卷

蔣陵

杜微 ○ 周群 張裕 ○
杜瓊 胡潛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第四

四十三卷

黃權 ○ 李恢 ○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第四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斌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卷第四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衛繼 常播

三國志目錄下

卷第一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卷第一

四十七卷

吳王權 建安十三年破曹操二十五年公薨漢罷權自改元黃武九七年四年改元黃龍九三年改嘉禾元年九四年又改赤烏九十二年又改太元是歲權薨 權為 黃龍 赤烏

卷第一

四十八卷 三嗣王 權稱帝九三年改嘉禾元年九四年又改赤烏九十二年又改太元是歲權薨

孫亮建興三年五鳳三年太平 孫休永安七年

卷第四

四十九卷

孫皓元興一年 甘露一年 寶鼎三年 建衡三年 鳳凰三年 天璽元年 天紀四年 晉威熙元年 晉太康元年也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　燮弟壹　蘭　匡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王權謝夫人

吳王權徐夫人　祖父眞　眞子琨　吳王權步夫人

吳王權王夫人　吳王權王夫人

吳王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子瑜　皎　奐　孫賁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子邵　邵子譚　承

諸葛瑾少子融　步騭少子闡

五十三卷

張紘子玄　玄子尚　嚴畯裴玄

程秉徵崇　闞澤唐固

薛綜子翊　瑩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黄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子汜忠聳昺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五十八卷

朱據

五十九卷吳主五子

陸遜子抗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六十一卷　鍾離牧
六十二卷　潘濬　陸凱弟胤
六十三卷　是儀　胡綜徐詳
六十四卷　吳範　劉惇
趙達
諸葛恪　滕胤
孫峻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目錄用文衡山先生所藏宋本改正

年歲在辛丑六月淺用佗本讀成全部
明年壬寅夏淺閱具見彼書今春癸
卯正月望夕獨坐無事因取此本更一
讀之因記其歲月如此
劉彥和云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治荀
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2 3卷
彥 為
P11

六十一卷 鍾離牧
六十二卷 潘濬 陸凱弟胤
六十三卷 是儀 胡綜徐詳
華覈
賀邵
王蕃
六十五卷 韋曜 薛綜

弘光乙酉夏曾閱此書三四卷又十七年歲在辛丑六月復用佗本讀成全部明年壬寅夏復閱具見彼書今春癸卯正月望夕獨坐無事因取此本更一讀之因記其歲月如此

劉彥和云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治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王沈魏書　司馬彪續漢書　曹瞞傳　張璠漢紀　世語　孫盛異同雜記　張璠漢紀　司馬彪九州春秋　韋曜吳書　袁暐獻帝春秋　魏武故事　孫盛魏氏春秋　習鑿齒漢晉春秋　獻帝起居注　袁宏漢紀　庾翁之賢行狀　衛恒四体書勢　皇甫謐逸士傳　高士傳　山陽公載記　魏畧　虞溥江表傳　王隱晉書　典略　孔衍漢魏春秋　敏帝傳　三輔決錄注　晉書　華陽國志　袁宏漢紀　干寶搜神記　晉紀　胡冲吳歷　典論　傅子　顧愷之啓蒙注　魏名臣奏　異苑　孫盛魏世藉　衛瓘漢魏春秋　高貴鄉公目敘　傅暢晉諸公贊　華陽國志　晉陽秋　傅子

操本夏侯氏邵云操初因宗族立子弟弁冒姓曹氏宗後者曹騰也

○夏侯惇也

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

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　興平二年　建安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家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少機警有權變

此若操之異

縣平声

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太祖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常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濮陽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太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効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強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

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它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効濟南猶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韓遂殺

此若操之能

劉章補

此若操之能拒討董卓

董卓傳

許攸即後降操背袁紹者

此漢之分列而之本

著撰

以上中平初平元年

韓馥 孔伷 劉岱 王匡 橋瑁 袁遺 鮑信 凡十人

皆此著

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太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劒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令白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兗州刺史劉岱。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聞碎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何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太而能數學者唯吾與袁伯業取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勛傳。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

操之優也

若操優

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袁紹）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劒殺數千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群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陳溫周昕王肱又若操之亡為誅紹先生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

鄭遂等人但夏時名字

鮑信

苟諶

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傷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睦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入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牧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析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秘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

日知贊

劉備單經陶謙

按吳志孫堅以初平三年死、伯符興平元年從袁術、術以策代堅領其衆、故曰策代堅領其衆

興平元年

袁書

袁書其曹書詳此邈傳

完三城

程昱傳

詳書

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

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蓋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獲其皷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

荀彧程昱郭嘉荀攸皆操謀臣又有一賈詡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竝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正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

操得封侯

見董昭傳

操冒

操冒

操冒

人莫有三分之志

此後皆書公還許後書公還邸

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覲）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袁術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衆皆感慟）表

屬字著其異

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請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

禽呂布

評曰云不念旧惡此類是也

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竝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於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

此後降者皆封侯

不念旧惡此亦其一

降張繡

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

書反

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妻子伯爲荊州遣迎此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俾取家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盧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失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

特書雲長降曹公官渡紹本

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洋書云斬而紹敗操成矣則操有天下非一策所謂一刺奇

于文義多一言字特書之婦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寘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傅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

此處多刪故特書如操所云卜卜本

書法

破袁紹

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勸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燒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操自知天下實由官渡一戰也故言此也

徵并冀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收書令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襃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玄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遐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

過相天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必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竝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以管窺虎豹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救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獘也尚破我盛何獘之乘乎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

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以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汚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饔餐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傳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僅表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冰凍使民

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犢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犢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派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

詳見瞞傳

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賣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椽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冰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斬袁尚 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爲

丞相以位讓繆焉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公殿題署皆鵠書也　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書作之者此重民力之意

已亥今此操之實強於操之錄此本紀中目之載

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冉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它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伏鉞征伐推弱以克强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入之陳此陳志之明識也

武帝二十五男無名郭女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陰陽侯今此人有二名耶

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　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墻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黄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内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郄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係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

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輚將返張楊殂斃睢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湯範曰鯀則殛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憑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異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在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刱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群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簒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擬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沈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

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敕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群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權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係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偪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大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廷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於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廄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

直書。承天之年

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勸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邈章俱著名西州章爲都督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楊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懌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

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剏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竝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於難以羞先帝之盛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蠭賊殄其兇醜盪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

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剏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　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臣松之按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宰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碎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敎碎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

金元后礼矣

書反

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敢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玉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彊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産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劉備遂有漢中上云天子命王公爲名王所假天子名也此意亦去人爲王所則擅死君之心亦是也憚云此史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袁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畧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遲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

意也

延安二十五年

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爲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爲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王使工遺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

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

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古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朔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爲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齒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

志削高操諱也

四篋而已　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陀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紈身自佩小囊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按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按劒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此評甚佳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

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此紀全用漢年号晉書如宣景文紀皆
照二買陳志為本 操事較司馬氏之主以曹氏之
不詳 操之為人大抵權詐有餘而品行不足
稱之曰机變曰放蕩一時之雄中 高離
云皆肖操生平之為人非虛飾作偽者此作史之法也後史之能知此者亦罕矣

魏書二

文帝紀第二

延康元年魏黃初七年 魏書 王國志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遏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劉慮持節奉策免溫官

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宜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旁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歟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四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

心不言而知
韓人為宦
未得過諸
嘗爲金策
跡微之就
史記記太
史傳也

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方酒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禮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禮天子哭周姬於宗廟門之外、哭於朝廷、哀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略曰叡侍中鄭稱爲武德侯

孟德之亮青州之見
知其也
欲示武于其
耳、崔性爲小
賈逵傳
海又見
臧霸傳

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日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凌傳、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庚午、遂南征、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强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令剏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

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酆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禫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于群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爲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今謂之櫝應璩百一詩曰櫬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問遲覩洪櫝而念樸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丑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曾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槥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爲槥應劭曰槥小棺

一篇此壽之乃讖也其冒志李伏志則君輔之矣

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沉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　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又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以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祚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惟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犁牛之駮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浹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之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歸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已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祚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効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烏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禋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聖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坦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遺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

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係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心吾聞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示心於是侍中辛毘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衞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宜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餘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吾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媿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媿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群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冲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祚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非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柏城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城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下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於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獪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強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允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群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獨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群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衞臻等奏議

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歡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
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
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
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耶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
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
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
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
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
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告群寮下魏又下天下
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
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
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
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
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
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
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
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
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
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
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
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晳受
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
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
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動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

請令曰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數
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
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
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
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莫茨未
植階庭蓂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
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
彼衆事備群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媿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
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
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
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
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
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
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
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
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
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
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
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
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
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
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比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
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
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

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惓色舜發壠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祚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祇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予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敕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乎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之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序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悋或受禪而不辭不玄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孕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荊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群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己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皆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兎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于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群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欵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群僚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庚午冊詔魏王曰昔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於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頴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群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僚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于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禍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

句踐甚尚直
漢禪魏

四年劉主稱帝王冒史不書号魏也

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謂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劒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之按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土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

真書

脫稱謂

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群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子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逾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

以穀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眞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契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秣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之獘

此年初權稱帝于吳史不書曷謂也 竹書

帝

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欵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欵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

亟欲殺卬而難太后故方此以云情知

此制甚有識史家通載甚美也

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皷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郃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詰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凌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案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於蒼梧不封不樹禹葬會稽不變人徒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蒼梧不封不樹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易畝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

邑通神道大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茂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荆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

鵩鳥賦 又見王朗傳

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厲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施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得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七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於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具儀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韶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武曰太武舞辛未校獵於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爲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獘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于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群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於嘉福殿時年四十六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孰甚焉 鄄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太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司馬懿名書名之也

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綱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三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維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蓐龍鱗紼冕崇麗衡紞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烏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淩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纖圖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蔼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太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大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刱玄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反兮痛閟閟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閔闕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總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于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濶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

胡冲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一統僅稱其文學而其他改而直筆也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

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廓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國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曰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減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聞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趙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于五經書無字者不一而足又如載陵坎坷書原差忒直筆也又如袁宏九歲頭作絕制皆云帝生平好奇一一還如絲毫詳悉

列傳此史法也

文帝于文雖通東阿然較之如帝文雅為優陳去于末于評只稱此子所謂石虛美也